

足本原貌风花雪月奇书

中国禁毁小说典藏

读芳赏艳白话绝世秘本

双色插图版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玉缘金传

(清)寄生氏 著



写香赏艳 给春色细腻传神
三教九流世态百现 刺世疾邪砭及骨髓
闲门雪夜读藏本
观世俗生活风情万种



五美集



(清)寄生氏

写香笺 绘春色 细腻传神
三教九流 百态百现 刺世疾邪 疑及骨髓
观世俗生活 风情万种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五美缘全传/ (清) 寄生氏著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1998. 9 (2009 年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171 - 619 - 4

I. 五… II. 寄… III. 古典小说: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3732 号

书 名	五美缘全传
责任编辑	门书文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邮 编	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印 张	16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3.80 元



五美奇缘



- 第一回 钱月英酬神还愿 冯子清误入桃园 1
- 第二回 赠金扇冯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许婚 5
- 第三回 游西湖林璋遇故 卖宝剑马云逢凶 9
- 第四回 马云大闹五柳园 汤彪仗义赠金帛 13
- 第五回 真才子走笔成章 假斯文揉碎肚肠 18
- 第六回 姚夏封广陵风鉴 常万青南海朝山 23
- 第七回 朱翰林代为月老 冯子清聘定月英 28
- 第八回 魏家妇人前卖俏 花文芳黑夜偷情 32
- 第九回 魏临川于中取利 花文芳将计就计 35
- 第十回 书房内明修栈道 墙头上暗渡陈仓 39
- 第十一回 武宗爷亲点主考 花荣玉相府详梦 42
- 第十二回 林国正除奸投水 徐宏基进香还朝 45
- 第十三回 定国公早期上本 林国正权为西宾 48
- 第十四回 魏临川暗使毒计 冯子清明受灾殃 51
- 第十五回 春英无辜遭毒手 季坤黑夜暗行凶 54
- 第十六回 花文芳面囑知县 孙文进性直秉公 57
- 第十七回 三学生员递公呈 知县缉拿魏临川 60
- 第十八回 孙文进复审人命 魏临川花府潜身 63





- 第十九回 生员聚众闹辕门 巡抚都堂强断婚 66
- 第二十回 冯旭受刑认死罪 百姓罢市留青天 69
- 第二十一回 都堂令箭催通详 孙知县罢官求去 72
- 第二十二回 冯子清钱塘起解 钱文山哭别舟中 75
- 第二十三回 季坤奉主命差遣 花能黑夜暗放火 78
- 第二十四回 有怜定计害临川 月英家门带姑孝 82
- 第二十五回 花文芳纳采行聘 钱月英认义姊妹 85
- 第二十六回 钱月英改妆避祸 文芳开宴款家人 89
- 第二十七回 季坤仗义释冯旭 有怜智谋赚崔氏 92
- 第二十八回 使假银暗中好计 公堂上明受非刑 95
- 第二十九回 赵翠秀代主替嫁 花有怜奸拐红颜 98
- 第三十回 假小姐闺中哭别 真公子婚娶新人 101
- 第三十一回 花文芳爱色被杀 赵翠秀为主报仇 104
- 第三十二回 钱林闻信忙奔走 童仁飞报进都城 107
- 第三十三回 都堂飞马闭城门 知县踏看定真假 110
- 第三十四回 孙文进通详咨部 花荣玉火速行文 113
- 第三十五回 假小姐市曹行刑 真丈夫法场劫犯 116
- 第三十六回 劫法场英雄显武 调官兵追赶逃人 119
- 第三十七回 乌金镇瓦打英雄 刘家庄夜闹官兵 122
- 第三十八回 观音点化常万青 马杰调兵捉壮士 125
- 第三十九回 金山寺总镇司将 扬子江英雄交锋 128



- 第四十回 万青被擒解杭州 飞鹏甘露逢旧友 131
- 第四十一回 钓鱼台英雄聚义 丹阳县夜劫犯人 134
- 第四十二回 马杰提兵追壮士 英雄踏水夺行舟 137
- 第四十三回 花荣玉哭奏天子 东方白锁解京都 140
- 第四十四回 三法司勘问方白 地方官搜寻月英 143
- 第四十五回 功臣庙潜身避祸 迎风山姐妹遭凶 145
- 第四十六回 常万青路见不平 董天雄恶盈受戮 148
- 第四十七回 花有怜身入相府 沈廷芳花园得意 151
- 第四十八回 沈廷芳独占崔氏 姚夏封入赘东床 154
- 第四十九回 花有怜智诱林旭 姚蕙兰误入圈套 157
- 第五十回 沈义芳贪淫被戮 姚蕙兰斧劈奸徒 160
- 第五十一回 沈白清滥刑错断 林子清屈招认罪 163
- 第五十二回 沈白清出详各宪 姚夏封得信探监 166
- 第五十三回 护国寺奸僧造孽 马文山误陷土牢 169
- 第五十四回 武宗爷私游玩月 林正国幸遇明君 171
- 第五十五回 奉圣旨竭相辞阁 察民情理屈伸冤 174
- 第五十六回 姚夏封赴水投状 林经略行牌准提 177
- 第五十七回 假老虎恶贯满盈 真老虎与民除害 180
- 第五十八回 三鸟飞鸣冤喊状 二秃被害命强奸 183
- 第五十九回 赴市曹奸僧枭首 暗探访私渡黄河 186
- 第六十回 林公月下准鬼状 臬司令箭催行刑 189



- 第六十一回 姚夏封法场活祭 林经略暗进淮城 192
- 第六十二回 林经略行香宿庙 府城隍各案显灵 195
- 第六十三回 冯旭解轭见母舅 林璋出票提有怜 198
- 第六十四回 林公释放许成龙 经略正法桑剥皮 201
- 第六十五回 经略拜本进京都 廷芳计害死有怜 203
- 第六十六回 林经略判出奇冤 崔氏妇路遇对头 206
- 第六十七回 林经略开棺验伤 崔家妇当堂受刑 209
- 第六十八回 林经略二次开棺 宋朝英轭门听审 212
- 第六十九回 易道清立葬杖下 陈武氏得放宁家 215
- 第七十回 林公严刑拷淫妇 崔氏受刑吐真情 217
- 第七十一回 沈廷芳潜身内院 宋臬司当堂受刑 219
- 第七十二回 天子见表心不悦 林公失陷护国寺 222
- 第七十三回 汤彪急调海州兵 林璋初请上方剑 225
- 第七十四回 林公火焚护国寺 公差受比捉廷芳 228
- 第七十五回 沈廷芳逃走被获 林经略勘问真情 231
- 第七十六回 沈廷芳供出实情 林经略结清各案 234
- 第七十七回 沈廷芳杖下立毙 刘尚书痛哭姨侄 237
- 第七十八回 林正国挂帅征西 冯子清独占鳌头 240
- 第七十九回 回结丝萝两国和好 献降书元帅班师 243
- 第八十回 受皇恩一门富贵 加封赠五美团圆 246



词曰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自应空忙。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。且趁闲身未老，尽教我些子撙狂。百年里，浑然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思量能几许，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，又何须抵死，说短论长。辜负皓月清风，苔茵展银汉高张。江南好，千钟美酒，一曲满庭芳。

话说这部小说故事，出在大明正德年间。自从武宗皇帝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单讲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，有一世宦，姓钱名铎，表字自由，官拜两广都堂之职。夫人马氏，所生一男一女，公子名林，字文山，小姐芳名月英。兄妹二人，勤心苦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外国人都称为才子佳人。不幸老爷去世，夫人领了子女，扶柩回归故里，送入祖茔。公子早已入学，却不好游戏，终朝在家与妹子吟诗作赋，孝敬母亲。夫人见他兄妹二人，早晚侍奉殷勤，满心欢喜，常在他兄妹前说：“我家有此才女才子，不知后来娶媳择婿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母亲大人，婚姻之事，皆有天定。”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你妹子年已长成，为娘的日夜忧愁，放心不下。必选个才貌之人完他终身，使我为娘的，却才放心。儿呀；难道你同学中就无其人么？”钱林道：“娘亲听禀：学中只有一人，孩儿十分敬重。

论才学，孩儿甘拜下风。每逢考期，不是第一，就是第二；论人品，杭州也寻不出第二个来。”夫人闻言忙问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？门第若何？”钱林道：“论门第到也正对，他父亲做过刑部尚书，亡过多年。只有母子二人，姓冯名旭，字子清。”夫人道：“他母亲可是做过太常寺少卿林灿之妹么？”钱林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门户相对，才貌又佳，为何不上紧央人作伐？以完为娘的心事。”公子道：“孩儿久有此意，只因他近来家业凋零，恐误妹子终身，故尔未敢禀告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此言差矣！”古人道得好，正是：

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一朝得第自身荣’。”



公子道：“母亲吩咐，孩子知道。”

那月英小姐在傍听得母亲兄长说他婚姻之事，将脸一红，起身回楼去了。耳中只听得说冯旭是个才子，心中暗想，天下无实者多，倘若冯生名不称实，岂不误我终身大事。必须面试其才，方知真假。欲将此意禀告娘亲兄长，怎奈我女孩儿家，羞人答答，怎好启齿。正是：

满怀心腹事，难向别人言。

不言小姐闷闷不乐。单言小姐身边有两个丫环，一个名叫翠秀、一个名叫落霞。二人生得容貌与小姐仿佛，却也聪明，跟随小姐拈弄纸笔，也知文墨。小姐见他伶俐，到也欢喜，故此待他二人如同姐妹，与众不同。

翠秀、落霞见小姐连日闷闷不悦，自言自语，如醉如痴，觉得小姐有些心事。二人上前问道：“小姐为着何事，这般光景？”小姐见问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二人哪里知我心？”就不言语了。二人道：“婢子自幼蒙夫人小姐抬举，不以下人看待，小姐有何心事，说与婢子们知道，代小姐分忧。”小姐闻他二人之言，只得将夫人、公子商议之话告诉一遍：“我想外边人，虚名甚多，故此疑心，欲要面试其才，又不好启齿，是以不乐。”二人道：“小姐宽心，倘夫人、公子再议起小姐婚姻之事，婢子直告要面试这姓冯的才学，然后再议便了。”小姐听了，方才放心。

不觉光阴迅速过了个月，夫人一日身体不爽，一病半月，慌得公子，小姐日夜不离，左右服侍。小姐各庙许愿，又在花园拜斗，保佑母亲安康。

过了数月，夫人身体渐渐好了，公子小姐见夫人好了，用心调理。不觉早又腊尽春回，到了新年景象。堪堪至初九日乃是玉皇大帝圣诞之辰，月英小姐禀告母亲知道：“孩儿许下各庙香愿，今逢上好日期，孩儿意欲亲身赴庙酬谢，特来告禀母亲大人。”夫人闻言大喜道：

“我儿一向累你兄妹二人服侍，既许下香愿，理当亲还。”遂吩咐家人速备纸马、香烛、牲醴之类，唤了三乘轿子伺候小姐，同两个婢子各庙烧香。

不一时，小姐打扮十分齐整，带了翠秀、落霞，三人上轿往各庙还愿，后面随了许多家人。

一行人众，先到了玉皇阁，小姐和两个丫鬟下轿，家人逐开闲人。小姐慢慢步上楼来，只见香烛供献已经现成。小姐站立毡单，礼拜上帝，转身又拜十姥天尊。礼拜已毕，家人送上香仪。客师请小姐客堂坐下待茶，摆下果品。小姐坐了一刻，起身上轿，又望城隍山来。

不一时，抬至寺内。只见山前游人如蚁，家人赶逐不开。小姐看见香烛点齐，只得将身出了轿子。那些游人见三乘轿内走出三个美人，一哄拥挤，上前争看。人人道好，个个称奇。如同月里嫦娥下降，好似西子重生。后面随着两个丫鬟，一般娇娆，不知谁家小姐。内中有一个书生，文质彬彬，头戴儒巾，身穿儒服，年纪只好十五、六岁，生得貌比潘安。手执一柄金扇，也挤在人丛中争看。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钱林对母亲所说的礼部尚书之子冯旭，字子清。今日也来到城隍山游玩，不想遇见钱月英前来进香。他也不知是钱文山之妹，一见国色，神魂飘荡，痴在一边，两眼不转睛只望着三人。

小姐见人众多，慌忙礼拜神圣，上了轿吩咐家人：“将各庙香烛送去，我回家向空礼拜酬谢便了。”家人答应，将轿子搭了进来，请小姐上轿。

那些游人一哄而至，围在轿前。事有凑巧，把一个冯旭紧紧挤在轿前，动也不得动。那小姐正欲上轿，忽见一个少年书生，品貌清奇，心中暗忖道：“世上也有这般标致男子。”又不好十分顾盼，匆匆上轿。家人连忙放下轿帘。轿夫抬起，如飞而去。

冯旭又看翠秀、落霞二人上了轿。轿夫赶向前面，一直飞奔下山。冯旭见三个美人去了，他也不顾斯文体面，向后跟定轿子，跑下山来，满身汗透，儒巾歪斜，足下那管高低，转弯抹角，跑得喘息不定。

有一个时辰，到了一处后花园门，一直遥望里面去了。只见一个老苍头，说道：“那里来的，好好走出去。”四面望望无人，反手将园门关闭。冯旭低低骂道：“这个老苍头，好不知趣，竟自把门关闭去了。”只得走至门首，用手将门轻轻一推，那里推得动。

冯旭无奈，绕着墙边走了一会，无法可入。只见对过矮矮门首，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门首。冯旭连忙走过来，叫声老婆婆：“小生借问一声，对过花园可是李相公家的么？”那婆婆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冯旭又道：“可是张相公家的么？”婆子又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冯旭道：“却是谁家的么？”婆子道：“相公请坐，待老身慢慢告诉你听。”冯旭真个坐下。婆子道：“对过花园乃钱府的。这钱老爷在日做过两广都堂，如今只有夫人、相

公、小姐三人，并无别个。”冯旭暗道：“原来就是钱文山的花园。”又故意问道：“他家公子与哪家结亲？”婆子道：“尚未联姻。”冯旭又道：“他家小姐自然是与过人家的了。”婆子道：“小姐今年方交一十六岁，亦未受聘。”冯旭口中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心中暗喜道：“年交一十六岁，也不小了。”婆子道：“说起这位小姐，婚姻却难。他家夫人要选才貌出众，又要门户相当，夫人方允。”冯旭道：“却是为此，这也该的。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文墨？”那婆子道：“好个可知文墨，通杭州那个不知他是闺中才子！常与他哥哥吟诗作赋，连公子还要让他一筹哩。”冯旭道：“你老人家如何尽知他府中事？”婆子笑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位小姐的乳娘，我姓赵。因年纪大了，自己要在家里同儿子过活。如今时常还去他家，听我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一切事所以晓得。”二人谈了一会，天气渐渐晚了。婆子道：“老身要弄饭去了，恐儿子回来要吃，没工夫陪你谈了。你请回罢。”

冯旭听了婆子这番言语，心中甚是欢喜：“钱小姐竟是个才貌双全的，倘能与我为妻，也不枉为人世。”起身复又走到对过花园门首，看看园门紧闭，又站了一会，想到：“天色已晚，我只是痴呆呆的站在这里，就站到明日也无益处，不如且回，明日早些来，倘有机缘，也未可知。”即移步转身，才走了十几步，忽听得园门咿呀一响，冯旭即忙回头看看时，园门已开，有个老苍头手中拿着把酒壶走出来，带了园门，竟自去了。原来这个老儿每晚瞒着夫人出来打酒吃。冯旭见了，忙忙走来，不论好歹，推开园门，竟自进去，仍然将门推上，一直往里就走不题。

且言苍头取酒来，推门进来，回身关好，取锁锁了，提酒往自己房里吃去了。

单讲冯旭在花园里东张西望，不见一人，他就放大了胆，朝里直走，到了丹桂亭上坐下。定定神，想到：“我好无礼，怎么黑夜里走到人家花园中来？倘被人看见，如何应答？文山兄知道，体面何存。”想罢，立起身来：“我且出去。”竟奔园门，打点回去。

却说月英自进香回来，到夫人前禀道：“今日进香，好不热闹，孩儿见人众多，只到玉皇阁、城隍庙山上，着安僮送香烛前去，孩儿先回来了。”夫人答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就在前面吃过晚饭，又说了些闲话。夫人吩咐：“我儿就此回楼睡吧。”小姐起身，叫翠秀、落霞掌灯。翠秀道：“今晚风大，不好点灯。”取了个灯笼点起，照着小姐回楼不题。

且言冯旭来到园门，见门上拴了大闩，又锁了，那里还得开来。冯旭惊道：“这事怎好？不想一时就拴锁了园门。”愈想愈怕，无法可使，他是个读书君子，又比不得那种可以据门钮锁的小人，只得又回身步到丹桂亭坐下，等候天明出去。正在自悔之时，忽听一派莺声燕语，嘻笑而来。灯光渐近，冯旭吓得觅处藏身，往来无处，暗道：“若被人撞见，如何答话？权在山石背后躲避则个。”但不知会撞着人来捉住，认奸认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词曰：

水浴银蟾，叶喧巷陌，马声初断。间依露井，笑扑流萤，焰花破，画栏边。四方静，夜久后，郎愁不归眠，立尽残更前。叹花草，一瞬千里梦，况书远。到头来，都是幻。利名牵绊，怎不教迷恋，梅落添妆，莲开似面，天工画染。金乌玉兔未停留，读书何敢手释卷，但明河直下，惟有星稀数点。

话说冯旭见有人来，慌张张走到假山背后躲避不题。

且言小姐和翠秀、落霞三人打从假山石傍经过。冯旭见灯到了面前，抬头观看，只见前面一个小丫鬟，手提一盏灯笼，后随两个美人，心中大喜，便欲走出相会。“或者小姐怜我一片真心，面订婚姻，也未可知。”主意定了，正欲移步，心中回想：“若小女子家叫喊起来，惊动人众，钱兄知道，体面何存。我且躲在假山背后，听他说些什么言语。”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且言翠秀提灯在前，叫道：“小姐，今日城隍山上好些游人，内中有个少年书生，挤在

轿前，好个人品！小姐可曾看见么？”那落霞接口道：“好个标致秀才，他那两个眼睛只望着小姐。”翠秀道：“不知此生才学如何，我家小姐若配得此人，也不枉人生在世。”落霞道：“看他那般品貌，腹中自然不差。”翠秀道：“若果然如此，可算得才貌双全。”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称赞，小姐只不言语。

此日是正月初九日，残雪未消。那日间花园内被鸦雀在地打食，走得满地脚迹。小姐便叫：“你二人终日拈弄笔墨，因夫人去年病体沉重，我没有工夫考你二人。今日见景生情，我有一对在此，你二人可对来。”二人道：“不知小姐所出何对，婢子等料然对不出来。”小姐道：“偶然看见此景，满地鸦脚迹，借此出对。”随口道：

“雪地鸦翻，好似乱洒梨花墨数点。”



翠秀、落霞二人一时对答不出。那在假山后面人听得明白，欲要代他二人对来，一时想不出来。事有凑巧，忽听得空中啾呀一声，冯旭抬头一看，见三四十个宾鸿分为三路从北向南飞去。他一时间便高声对道：“霞天雁过，犹如醉书红锦字三行。”

当下，翠秀、落霞二人听见，叫道：“有贼，有贼！”只吓得冯旭战战兢兢，不敢作声。吓是小姐听得对句确当、声音清亮，说道：“你二人不必惊慌，据我看来，并非是贼。你们将灯笼照看，看是何人。”二人答应，心中不得不怕，战战兢兢，提着灯笼，口中只是吆喝，道：“你若是贼，速速跑去罢了，要不是贼，快快出来。”冯旭听见，心中想道：“都是女子，我就出去，料然不妨。”放大了胆，竟自走出，月光之中，摇摇摆摆，手中执着一把金扇，一方班古鏤的碧玉图书。这玉器乃是他祖父传流之珍。此宝价值千金，他并不知其价，扣在扇上。忙忙走出来，看见翠秀、落霞，深深一躬，道：“小生拜揖。”二人将灯笼提起一照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日间在城隍山遇见那个标致书生，又惊又喜，故意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怎么大胆半夜更深却在我家花园之内，说得明白，放你出去，如有一句谎话，登时叫喊起来，惊动家人拿住，当贼送官，严刑拷打，那时就要吃苦哩。”冯旭打一躬，道：“二位姐姐请息怒，待小生直告。小生姓冯，名旭，字子清，杭州哪个不知是个才子。”二人道：“住了，你既是个才子，可认得我家大相公么？”冯旭见问，笑嘻嘻道：“怎么不认的，你家大相公钱兄与小生朝夕会文，又是同案好友。”二人道：“既是与我家相公相好，因何躲在我家花园内，且是黑夜之间？却是为何？”冯旭道：“有个原故：今在城隍山游玩，偶见你家小姐进香，小生不知是那家小姐，故尔跟寻到此细访，方知是钱兄令妹。看见园门开着，因此走进游玩，不想园门下锁，不得出去，只得躲在山子石边，坐守天明，好出花园。不意小姐出对子与二位姐姐对，小生斗胆对了一句，惊动小姐同二位姐姐。此系真言，不敢

说谎，望二位姐姐恕罪、转达小姐、恕小生不知之罪。”

那钱月英见冯旭出来，连忙回避在丹桂亭上，一句句都听得明白，方知就是哥哥与母亲所说之人。今日间见其容貌，方才又听贝对句，确是个才貌双全，早已打动少年爱姁娥的心事，便在亭上叫道：“翠秀、落霞快来。”二人忙至亭上小姐面前，把冯旭的话告诉一遍。小姐道：“既是相公的好友，可快跟我进去，取钥匙前来，开了园门，送他出去。”二人答应：“晓得。”翠秀向落霞道：“妹妹，你随小姐回楼，取了钥匙快来，我在此等候。”落霞应允，随着小姐到了楼中来取钥匙。原来园门钥匙小姐经管，每日放在后楼。这且不表。

再言冯旭见四下无人，走至翠秀身边，忙忙又躬，道：“姐姐，小生拜揖。”翠秀欠身还了个万福，道：“相公方才见过礼了，为何又作揖？”冯旭道：“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请问姐姐芳名。”翠秀道：“妾身父母姓赵，名唤翠秀。前跟小姐回楼去的名唤落霞，他的父母姓钱。小姐芳名月英，你可知道么？”冯旭连声道：“小生谨记。但小生今日到此，原为婚姻。不能当面一言以定终身，岂不辜负小生一片真心？还求姐姐设个法儿引小姐面前一见，以表小生诚恳，不知姐姐可用情否？”翠透道：“我家夫人好不严谨，小姐乃闺阁千金，怎能轻易得见外人？又是黑夜，岂不令人说笑。劝相公将此念头息了罢。至婚姻大事，必须央媒说合，那时名门正娶，才是君子。”冯旭听了翠秀之言，道：“姐姐说得有理。不知小生与小姐缘分如何？姐姐大力周全，小生无物相谢，有柄粗扇，聊表进见寸心。”说毕，将手中金扇递与翠秀。翠秀道：“妾身并无寸进之功，怎好收相公之谢。”冯旭道：“姐姐不收，是不肯代小生出力了。”翠秀道：“我若不收，使相公疑心，只得权且收下。”伸手接了，藏在身边，便道：“冯相公，我先报个喜信与你。我家相公前日与夫人商议，要将小姐与你。你今回去，作速央媒求亲，夫人、公子必允。”冯旭听了此言，不觉手舞足蹈，喜出望外，道：“倘若如此，三生有幸。不知姐姐可伴小姐过去否？”翠秀笑道：“我们两个服侍小姐，寸步不离，怎么不随过去。”冯旭闻言，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叫小生一时消受得起三位美人。”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针和线，就此引出是非来。



冯旭与翠秀说了一会，不见落霞到来。月色渐亮，自古道：灯前观美女，月下玩佳人。

越看越爱，那里按捺得住心猿意马，走到身边，双手抱住。翠秀作色道：“妾认君子是个诚实之人，原来是一个狂徒。既读孔圣之书，难道就不知些礼法么？我虽然是个婢子，不是下流苟合之奴。”高声叫：“狂生，还不放手！”一夕话，说得冯旭哑口无言，将手一松，叫道：“姐姐言之有理，小生一时痴呆，万望姐姐恕罪。小生还有一言奉告：前蒙姐姐垂

爱，见许终身。趁此月光之下，对于发誓，以表真心，不知姐姐肯否？”翠秀道：“你今速速回去，央人说合，对甚么天，发甚么誓。”冯旭见他口软，将翠秀身子一把扯住，就半推半就，二人双双跪下，同拜天地。冯旭罚发道：“我若负了赵氏姐姐，前程不利。”翠秀道：“愿相公转祸呈祥。妾若负了相公，叫妾身不逢好死。”正是：

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二人誓毕，立起身来。冯旭恭恭敬敬站着不动。只见落霞取了钥匙来到，叫声：“姐姐，快送冯相公出去。”冯旭无奈，只得同着二人到了园门。开了锁，下了闩，开了门，冯旭走出，转身朝着二人作了一揖：“小姐姻事还要仗二位姐姐大力扶持。”二人也不回言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将园门紧紧关上。这正是：
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莫道无情却有情。

不言翠秀、落霞二人上楼，且言冯旭痴呆站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方才移步，趁着月光回来，心中暗想：“明日央人说媒，不知央那一个与钱兄说合。”一头打算一头走，左思右想，抬头一看，已过自家门首。只得走回数步，用手扣门。里面老苍头答应，连忙开门，看见冯旭，道：“相公，你在那里去的？太太着老奴各处找寻，张相公家、李相公家，无一处不找到。老太太好不着急。相公，你那里去的，此刻才回来？”冯旭道：“太太为何着急，着你寻找？”苍头道：“今日舅老爷到了。”冯旭道：“舅老爷在那里？”苍头道：“现在后堂，同太太用晚饭。”冯旭听了，只奔后堂而来，见他母亲与舅舅吃饭。不知他舅舅姓甚名谁？来此何干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词曰：

别馆寒砧，孤城尽阁，一片秋声人寥廓。东飞燕子海边归，南来鹤向沙头落。楚台风，
瘦楼月，宛如昨。无奈被些名利耽搁，可惜风流总闲却。当初漫留华表语，而今误我秦楼，
幻梦醒时，酒阑后，思量着。

话说冯旭来到后堂，看见舅舅，深深见礼。看官，你道他舅舅姓甚名谁？姓林名璋，字正国，乃是一个举人，住在金华府。进京会试，顺便前来看看妹子。林璋看见外甥生成美貌，好不欢喜。太太向前问道：“我儿，今日往何处去的？你舅舅来时，我叫苍头四处找寻，你都不在。为何此刻方归？”冯旭道：“孩儿今日遇见几个同学朋友，拉了去游西湖，回来晚了。”当时就在横头坐下，陪舅舅吃酒。酒席之上，林璋问他才学，冯旭对答如流。林璋满口称赞，向太太道：“外甥将来必夺元魁，也不枉忠臣之后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儿方才说是游湖去的罢？你舅舅到来，也同舅舅观景观致。”冯旭答应了，彼时又说些闲话，不觉漏下三更，各自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冯旭忙叫苍头去叫船，到五柳园订席，又请钱林来陪舅舅。不一时，钱林到来。冯旭连忙迎接，邀至书房，与林璋见礼，分宾坐下。林璋问冯旭道：“此位长兄尊姓大名？”

冯旭道：“此位姓钱名林，字文山，是甥男同案好友，今特请来陪舅舅的。”林璋听说钱林，拱拱手，道：“久仰久仰。”钱林口称：“年伯，小侄与冯兄同案，请问年伯台甫。”林璋道：“贱字正国。”叙毕起身，一路出门，慢慢步出涌金门外。

到了湖上，苍头预先在船看见，迎请登舟。艄子开船，游赏一会。端的好个所在！只见来的来，去的去，游人不绝，笙歌聒耳。正是：

十里西湖跨六桥，一株柳树一株桃。

林璋满口称赞道：“话不虚传，果然好景致。”

傍晚，到了五柳园，这些船俱各湾下。那些游人弃舟登岸，都到园中吃酒吃饭。此馆乃是杭州第一名园，一切各样酒席肴饌俱全，器皿精洁。园中花草十分茂盛，真是八节长春之景，四时不谢之花。城中乡宦游人皆是头一天定订。园门前有五棵大柳，借以为名。凡来游玩，在此订席，来来往往，十分热闹。苍头向冯旭道：“我们的席订在梅亭上面。”三人步上亭来。林璋举目观看，四面粉墙俱是名公题咏诗赋。细细看去，竟有做的好的，也有胡言的。梅亭上面只有四张桌子，先有一席有客坐。苍头道：“这一桌是我们定的。”林璋、钱林、冯旭三人坐下。还有二席是别家订的，客尚未至。酒保忙来抹桌，献上茶来，摆下小菜，然后送上酒来。三人传杯弄盏。酒保慢慢上菜。

忽然，亭外有一英雄，头戴服巾，身穿元缎箭衣，腰中束一条鸾带，足登粉底皂靴，面如传粉，唇若涂朱，年纪不过二十以上，走来，到处寻桌子。林璋看见，走将上来，叫道：“汤相公请坐。”那人一听此言，忙道：“原来是老伯在此。”抢行一步，上亭来施礼，又同钱林、冯旭施礼，林璋就请他坐。各各通名道姓。原来此位姓汤名彪，本是金华府人氏，他父亲名英，现任金陵总制。在父亲任上过了年，回去拜他母亲的节，打从杭州经过，今日也来游玩，遇见林璋，是同乡之人。林璋问道：“公子为何在此？有失远迎。”汤彪道：“因在家父任上过了新年，如今回家拜节，偶尔顺便游赏到此。请问老伯为何在此？”林璋道：“试期将近，由此赴都会试，舍甥邀我一游。”话毕，四人饮酒，甚乐。正是：

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几见月当头。



按下四人饮酒不题。再说五柳园外，有一英雄，身高丈二，膀阔三挺，头戴一顶顺风倒瓦楞帽，身穿一件皂布箭衣——说起这件箭衣，身穿到穿得又串，兜米兜不得半升。腰束牛皮捶带，足登鼓子皮靴，面如海兽，项下一部胡须，犹如钢针一般。此人乃江西南安府人氏，姓马名云，有个绰号，叫做“火弹子”——他有张弓，百发百中，打在人身上，就着